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目錄 外編

黜廢

前言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黜廢

前言

司徒許公誥嘗曰吾近見士人失官憤恚若喪吾甚惑之夫官朝廷物也來若被衣去若解帶豈吾支體若乎故雖屢進屢退不見喜慍之色

韓公邦奇曰嘗見古今豪傑之士一爲時所斥逐遂放浪曠達而寄情于神仙麴蘗之間自以爲向出風塵之外而不知已落風塵之下矣

袁公袠答李驗封伯華書曰鵬鶠異適小大之情分涇渭殊流清濁之途判是以巢父恥唐堯之聘子陵卑漢祖之官何則性之所安固不可強合也僕于執事曾無一日之素猥辱脩書殷勤將慰收孟明于三敗雪曹劌之積恥復欲以朽株枯木薦之清廟廣廈之間意良厚也敢不罄竭愚悃一陳其憤懣乎僕賤宗也五齡而誦詩書九齡而問辭賦上

自墳典下逮稗虞亦嘗涉其藩域掇其精華矣顧以家無擔石室如懸

磬有相如之病而重以原憲之貧糊口無媒勉習經義晝誦帖括夕覽

古文掇蔬飲水簞瓢自娛幸得錄名于有司接迹乎多士自謂扶搖赤

霄一日千里纂言則欲窮天人之奥立業則欲攄霸王之略高談闊視

無復諱忌又以性本疎迂加之簡懶深衣袨袖弗合時製虛名無益謗

忌横肆故大學士張公孚敬桂公萼咸欲締交絕弗與通遠希長孺之

蔑衛青近鑒李義之遠國忠觸怒蓄憾切齒反目而僕屹然自是九死

不悔迨乎武庫之災讒言先入械係請室卒校束縛呼聲動地榜掠百

數自夏歷秋黑索纍纍坐臥圜土陰霾晝晦不見日星命危草露籲天

無門而聖上垂恩曠蕩宥其大戾投之于越既而雷雨肆放獲遂首丘

杜門謝客屏居荒野蕭然環堵有同仲蔚薄田百畝足其饘粥躬操錢

鎛忘其作苦媿乏井丹之高潔而竊慕徐穉之殫力桔槔當戶簑笠在

堂于陵雖陋無求于人暇則臨流濯足抱甕灌園釣輕鯉于芳藻弋文

雉于叢藪濁酒一壺兀然就醉誦季倫思歸之引繹仲生樂志之論蓬

首箕踞從吾所好不自知其不可者也昔東方生有言築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誦先王之遺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旨哉斯言予復何望嗟乎士安往而不得貧賤哉世不我知則已矣又焉能隨時浮沉取容當世局趣效轅下駒規規如禪中虱哉

王公廷陳旣罷廢有友人貽書勗之以矜飾名行者公答曰僕聞古之聖賢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僕誠效之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于無窮然才劣左馬而欲自附于作者畫虎之誚其能免乎方將修農圃之業給公家之輸賴其羨餘以贍妻子長爲太平之民雖至老死不覩兵革志願畢矣

張居正與□□□書曰當聖明之隆方欲招隱遺于薖軸賁束帛于丘園而公以青年儁才竟爲例格一蹶而不振豈非命哉然人能抑公之官職而不能抑公之人品能使其事業不顯于當時而不能使其文章不傳于後世其所能者則旣無可奈何矣其所不能者則願公勉焉

陳束寄屠漸山書曰屛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疇曩之誼

擬作一書輒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既舛情素殊別恐冒周爻淩恆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慙是以搦管操觚隨又捐棄亦冀遙忖愚心知其非慢也不佞才質疵謬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內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邇來湖上已三見朱明矣彈緇塵鞅玄髮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黃陵而嘆息泛赤壁以欷噓悽目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觀哭屈平于湘水弔賈誼于長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粲西還夏浦再泣禰生彼數子者並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究于當年俯仰古今異代同嘆東上更入辰沅諸溪則蠻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巑岏造天黑霧千尋黯慘蔽日哀猿夜響鬼谷晝陰魑魅窺形螫蟲射影斯實涉歷之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羈縛洿塗婆娑行列積憤誰平褱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遄延牘案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唬百事漶而吏曹謁當其倥偬且不知人生之樂況其它乎是以陳子康積恨于京城汲長孺存情乎禁闥張勝東自歎其無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略同其揆矣五十為壽僕行年已過大半數時以來疾疢

所苦神明不舍形氣支離以手約圍腰腹率計一月小一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量往往以詭詞相慰蓋孝標懷舊則絕交之論廣張敏恤窮而頭責之文作此皆不達義命遠于情實者也夫十圍之材文以爲梁棟其斷在于溝中同畝之稷上而饗神而其餘委于雁鶩非其材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超玄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下乃取徵于合劍論奇于劾璞來書之云信不緣衷乎僕早歲束髮頗有弘志中年蹭蹬竟戾微情君子見幾不如舍去不然則匹夫效忠炳耀丹青家世貧素不事作業穢豆之奉雖不常飽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女也死不汲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如期石室能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句章之曲倚容適志乎

王文肅公與翁見鵬州判書曰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僕也不能憑豐隆而寄聲茲捧教遺汗淫淫下也世路如此覺得愈遠愈苦愈高愈危今不復進爲公慟窮途之哭但男子一生無端暴殄于射工沙蝨駭機毒矢之中道見不平未能抑氣王郎酒酣拔劍空自苦耳抑古志有云立

德不朽文以窮工公之齒末也物色河上著書名山據梧而吟屑榆爲粥千歲而下其于遇不遇何如哉勉之自愛

往行

宋濂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于禍家遷身放公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還其鄉次于江壖端坐其上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己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其于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嘗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而已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于憤激甚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

十九年議親征北虜羣臣無敢諫者夏公原吉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爭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來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況今災眚屢作內外俱疲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上怒乃命整邊儲于口北賓懼自縊遂併籍公家命錦衣官立

取公回至則方起廠理儲錦衣促之公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上問征虜得失公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命繫于內官監皇太孫屢請赦之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公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頗解猶繫之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訃至仁宗時爲皇太子親臨繫所公趨出皇太子立中庭泣曰楊榮報父皇已賓天公伏地哭不能起上命起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出

嚴公德明在洪武中爲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于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過吳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于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在都察院勾當來識法度的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在都察院掌印今堂上板榜所稱嚴德明者卽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至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敎諭李綺上坐致公作陪

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爲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左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先輩朴雅安分如此

曹泰字□□故憲副時中之兄也景泰甲戌進士性甚惇實有僕竊其金爲平康之遊則槖橰然矣怒甚往訟于比部郎郎追妓至痛搒之妓怨反誣公以是罷不敍英廟復位有白公寃者而公名偶同景皇帝年號又景皇帝時所舉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㦸公者誣焉上聞曰必若人也爲我廢耳詔逮至京緹騎疾馳入郡城守某公同年也素高公誼竭資賂焉已同使者抵公門請先入則泣而語之故曰子亡若何吾爲任罪公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詣司隸拷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獄至冬朝讞有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曰者小人母在母今亡矣吾爲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人吾何面目立于天地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書某耳公乃得釋而肢體已廢

復歸富林以詞翰自老時人語曰富林二曹一時人豪

陳公鑑字緝熙長洲人國子祭酒與諸生溫然親切不更張條範時中飭舊規式度使可守而已錢穀出入一不綜問曰非吾職也故事師生計日給錢若干爲飲食費其以事去不及給者貯爲公錢用之積久頗多前祭酒襄陵邢先生讓去時公錢已少無目籍交先生一生見斥欲中之法數妄告今日取公錢若干爲某費先生盡從之日久錢去益夥乃發于上以爲二師竊入私橐先生就逮下獄邢君在喪中逮繫至都或謂先生此甚易第從君分銷爲帳册法司可據此出君先生曰吾本無分毫染何事爲欺君反自造罪耶朝人不善先生者從中醖釀之獄吏張具脅先生乃嘆曰吾乃今日知刑官貴如此乎邢公對吏細辯此語先生仰天而笑曰吾至祭酒孰能對此輩掉唇舌哉唯唯受擬竟落職歸田無憾顏

張縉字朝用陽曲人成化己丑進士初知鈞州歷官南京戶部尚書正德丙寅嘗爲戶部左侍郎時逆瑾專政惡其不己附者會南京戶部尚

書缺以縉往補而卽因事逮之時同逮皆復官惟縉致仕然瑾銜縉未
釋也復同尚書韓文下詔獄罰輸邊米五百石又坐前揚州災嘗改揚
之免運二萬五千石于鳳陽上納瑾以爲更制除其名
周廷用字子賢華容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江西按察使江俗刁強弗
馴縉紳大夫罷居例日請託受賕累家富厚公爲按察也每痛抑其弊
凡縉紳大夫以書問至者令二吏于廳公折之請囑皆廢不行而其居
四川嚴亦若此于是毀讒交集咸欲摧折公會三載入覲銓部都御史
汪鋐首摘公黜之尚書王公瓊者知公謂汪曰此故有名豪傑何可黜
也汪卽曰公不黜此人他日得志將盡殺天下士吾與公苟存亦無噍
類矣王公故常以剛謫其復起也蓋不能不稍依違計卒無以留公于
是縉紳相語曰周某性高以傲無人也今黜必且疏直寃乃相率詣慰
公勉之行公曰天下大矣假令黜廷用輩數百千人亦能容耳于是卒
歸
唐憲副錦爲江西提學副使己卯六月逆濠誕辰次一日變遂發二司

官被械儀衛司後復移禁東廨兩僞千戶二十校守之以濠行守稍暇計約火甲奪門出因集城中民激以大義得捕守城內官杜茂僞千戶朱眞輩四十二人奪其鎖鑰一城晏如時汀贛巡撫王公守仁領兵駐豐城馳請入城已許其首功其所部奉新民兵率往年招撫姚源遺寇輒乘亂夜掠燒蕩五十餘家先生將白之其領兵官畏罪先期譖之謂擒賊多出萬銃非先生功竟以地方失守落職丁亥究核江西功罪始白其事獲賜章服而致仕焉

黃一道字唯夫揭陽人正德辛巳進士歷興化知府乙未考劾天下官員南京科道交章劾唯夫落職時唯夫治郡僅八閱月輿情憤憤不平曰唯夫黜驟也問閩布政使徐乾曰唯夫爲郡如何徐曰閩省第一守也

劉友仁字□□號涵江莆田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至河南左參政嘉靖辛丑歲與同鄉王公愼中同罷河南參政王公馳書于公約遊淇水王屋太少二室及武當相攜而歸公艴然徑歸且報書曰君報罷猶出

內批孰不知爲權重人所爲如吾誰當爲明者吾歸矣不能從君遊且宦以其土方見罷而又往遊焉得毋太作意乎時王公已至淇上彷彿百泉蘇門之間愧公之言徑趨安陽訪故學士崔後渠先生談數月亦遂歸不復至孟門洛陽矣王愼中曰公達人既已罷矣何必使人知其爲誰所爲者而公報予書其言如彼公平生約己守官儉薄踳苦獨蹈人所難要欲以見于世而今猥與不肖同罷宜其不能忘也嗚呼悲夫

顏木字惟喬應山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亳州知州即罷歸益淬礪自信不以進退爽節乃言曰彼能厄吾仕而弗能錯吾履能黜吾爵而弗能墜吾學吾將樹風立言示範來世乃謝絕公府愼交親賓沉冥典册遺略世故屹然表立爲望于淮漢之間乃自號曰淮漢先生而人亦翕然信之不疑也于是首著家政以範俗次作州乘以裨政又作邑乘以善治作七禮解以崇禮作選詩評以復古作十廟小識以存故而其紀皇統述聖孝則聘志與都筆削是宰乃其詩若文則燼餘稿具之矣

羅虞臣字熙載廣東順德人□□由進士初授建昌府推官歷官吏部

主事嘗爲刑部與李開先任翰輩以文章氣節相高而虞臣猶剛腸疾惡而面斥人短以故多忌之者開先曰熙載且見中于法矣會宛平人劉東山僞上變告張延齡姦連虞臣于是逮詣詔獄治之虞臣乃從獄中上書曰臣昔爲刑部主事提牢因劉東山私脫桎梏越監戲賭笞之所以示戒懲也後調吏部主事凡一年東山近挾奏延齡誣臣聽屬笞彼臣常責治各監之奸禁者誰爲屬耶其奏延齡屬臣又非大故止爲嗔其坐而不起獄囚摧折延齡尚衆豈止坐而不起者卽人人嗔之將不勝其屬矣陛下不肯𣏌天下正法赦延齡誠古帝王誅不避親之義也有司質其過寘諸叢棘之下身詿幽獄舉目堪悲是若墜不測之淵而踐必死之地也且延齡幸以肺腑侍先皇帝得列侯封當朝外戚之隆莫與爲比延齡不求惟先皇帝寵幸深恩曠貴蔑法卒嬰大僇臣以延齡素驕貴一旦下之吏卽不恬髮交手足荷索關械言不苦者特爲強耳延齡身中明法自當伏刑都市以章其罪爲外家褰驕橫恣之戒當其時提牢官一切以法苦之萬一防衛不謹有如卒暴死獄中陛下

欲生得延齡付有司正刀鋸而不可得必爲臣等首咎臣等之罪又安逃乎況延齡禁在庫房業非臣始六庫房亦獄中小房耳自臣提牢其在庫房已踰一年獨以坐臣豈不錯哉又誣臣與死囚陳邦憲去刑具請至提牢廳高坐飲酒提牢廳官署也臣法官也身爲法官而引囚首之人坐官署飲酒賤名器辱淸議甚矣臣與邦憲雖同郡平居未識因其病瘧白尙書聶賢免押數日耳小人造飾飲謾激怒聖朝加誣及臣以報前怨遂令臣限身幽圄榜格受辱身非木石獄吏相伍弔影酸心誰復爲憐法官或不廉臣無驗之罪竟按空文不與鐫除臣恐薄惡相煽慢由京師其爲虧損政體不小也昔絳侯受繫低首獄吏史遷下室嘆辱笞箠縲絏之耻古今所同臣被逮何惜但念結髮從士通籍薦紳乃爲小人所誣尙復面目對人不亦羞當世奇節之士乎正人頓挫而節義之行損官師蒙辱而朝廷之威褻奸慝不懲而法令之格廢誠欺無限而是非之眞淆皆往昔之殷鑒非淸朝所宜有也通政鄭紳覽書棄去不奏獄成下御史府大夫王廷相當虞臣故緩重囚黨結元惡杖

五十褫職爲民虞臣既歸就中山結草堂墳索置前圖牒陳後總括百
家馳騁千載雖仲舒覃思下帷嚴平不窺城市猶自謂過之也嘗言虛
生不如營名羨古不如自立其志如此兩廣御史蔡經薦于朝未用卒
年三十五所著有原子集
楊文襄公既罷歸蓑菲日久初張永起廢入直適三宮皆進徽號制應
製寶上以內帑金不精命永別買金一千五百兩充用永出令門下人
朱繼宗買備止得金一千四百兩以進蓋給銀五千二百兩償其直後
上欲更製主以內帑玉不中度又命永別買三塊以進永暴卒其弟容
因取繼宗先所假居室繼宗欲詐爲己有遂有怨言仇者聞之嗾令繼
宗誣奏謂永嘗令買金玉賂公薦用永家人亦陳奏辯白皇上省覺下
刑部理刑部請覈較數惟少金百兩主刑者陷公之心少沮適大學衍
義修完進呈欲行賞典當位者以公先去去公名氏若無預焉者上怒
曰修是書實肇于楊一淸又常序諸後乃可獨遺乎命再補列及遣官
賚賞金帛于家又方議分祀禮紛紜不一上軫念曰朕誤放楊一淸歸

矣若彼在能無決乎而其言遂洩于外仇公者懼再起公日夜合謀誣前所少金乃永弟容侵剋持慶公壽又于奏詞謂公作墓誌受金帛若干又致坐罪舊例刑部獄矣具必堂審付大理評之然奏報彼徑奏報上亦未及審遂依擬行彼又恐公論不服諷同年給事中趙廷瑞論劾乃革公官行巡按追金尋亦罷追衆謂當進辯公曰吾心無媿得失在彼吾何辯哉飲食奕棋如故公賦性燥熱又多飲醇酒故每病熱毒至六月終疽發如泄瀉越數日卒無一言及後事前半月常歎曰吾疾不起矣使是疾早發則吾得早歸林泉使是疾後發則吾得白心迹今適當蒙昧之際而是疾乃發嗟乎人將以為口實也卒之明年公孫元援詔請得復公官

胡纘宗字孝思嘗為吳郡守才敏風流前後罕儷公暇多遊行胡山園亭從諸名士一觴一咏題墨淋漓遍于壁石後遷御史中丞撫河南肅皇帝幸楚為一律紀事其末曰穆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刻之石後以他事坐罷家居者數載矣嘗朴一貪令王聯其人為戶部主

事以不職免殺人下獄當死乃指穆天湘淚竹爲怨望咒詛而所錄成獄及生平睚眦皆爲孝思奸黨奏上大怒悉捕下獄欲論死分宜相陶眞人力救解久之乃罷免猶摘杖孝思三十當是時孝思將八十矣了不怖慴取錦衣獄中桎械之類八曰制獄八景爲詩紀之衆爭咎孝思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尙何吾伊爲孝思澹然咏不輟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出獄時謝茂秦貽之詩有云白首全生逢聖主靑山何意見騷人孝思方病杖創甚呻吟間猶口上占韻以謝人謂孝思意氣差勝蘇長公才不及耳

李憲副日章旣以憲副丁父憂會大計天下吏有忌公者騰飛語中公銓司不及察罷公政士大夫意公素剛必且抗疏自明公笑曰仕宦在行志耳志苟不行卽列侯將相曾不足等海中之一漚其聚與散交于吾前而吾目猶一不屑顧也矧足動吾心哉聯諸縉紳之家居者以社日賦詩較奕徜徉林壑間見嗜者進必指其口曰能汲盡滄海之波乎見戚于退者必撫其背曰悲哉溺于苦海乎公守官廉傾其囊得百金

作狎鷗亭于所居之後因題所著詩曰狎鷗亭稿

潘高字子抑號春谷年十九登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陝西參議以才顯名初授大理寺評事當是時朝多賢士大夫文章政事各以所長相高而其篤志好古者則又相聚以講良知之學視文與政以爲不屑爲而彼亦詆此以爲僞勢幾不相容君盡遊其間論雄詞辯莫可窮詰諸前輩相視以得君爲重于是君名益聞然忌者亦益衆每諸司有所建白其詞稍不襲故常輒譁曰春谷筆也出之陝西踰年以前大理罷官其祿食僅九年年二十八耳君既罷論者或謂處君太過君亦痛自懲畏思盡屏去華藻以就精實士大夫乃更賢君凡持節蒞晉者交章以薦竟格于例不果用卒年四十四

熊冢宰浹爲冢宰日嘗疏斥箕仙之妄忤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校械繫以歸執詆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見邸報知時事災異輒憂形于色尤以未報國恩爲恨隆慶元年今上登極詔復其官爵

王檢討九思詩文蒼古而詞由則新奇不止守無人之家法自罷官後始然而前此尚不爲此體也其能歌如對山如彈則稍次耳嘗和李文先小令百首遠近傳誦其他和者不下數十人未有能上之者屢薦不起嘉靖初年將徵之纂修實錄而同罷吏部者摘取遊春記中所具人姓名毀于當路李林甫固是指李西涯而楊國忠得非楊石齊賈婆婆得非賈南塢耶坐此竟已之翁聞之乃作小詞自嘲殊無尤人之意

鄭端簡公曉爲大司寇日刑部故與錦衣獄相通近錦衣獄多羅織不麗法比公論奏之而因言五城御史受訟非制請自今已之便時張翀董傳策吳時來以忤時宰錮郭希顔以諫立儲錮提督憲臣王忬阮鶚以誤軍機錮又留都兵變殺侍郎黃懋官王直通倭奴釀亂旣而就擒此數事皆當時大獄公與分宜議皆不合蓋公意在曲全諸臣分宜則欲殺之彼此互折至以目皮相恐公不顧也會御史鄭存仁揣分宜偏指以職掌奏公欲感怒主上公素嫻于職掌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搆之竟落職還居家與子履淳各一書室相對日探討經

史方其意有所得卽呼其子詔之父子間自爲師友會其壻項篤壽同履浮舉進士前後告歸恆過從門牆論文道舊公愈益喜凡公所言皆忠孝其教壻必爲君子卽其少所聞于父者此以見其事父能不忘矣

洪朝選字汝尹號芳洲同安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隆慶戊辰遼藩獄起詔屬公問狀遼藩本以淫酗肆虐夙憾于江陵其言悖逆不軌則羅織之過江陵指授也江陵屢以諷公公言古人有焚梁獄詞者今且欲加非其罪得無傷國家親親意乎竟與臬憲施篤臣郡守趙賢相左自是爲言者所斥而公掛冠行矣無何復起公爲巡撫勞堪誣搆逮至臬獄不二日公斃于獄方械繫時堪趨馳日夜五百里兵防甚嚴親信不能至側或謂堪令絕其飲食或謂堪令縊殺公沒未幾子競訟寃闕下勞堪且欲假手權閹滅口幸而不死既乃臺省諸臣交章爲公討罪人堪遣戍公復原職競亦還蔭敘

王大參愼中嘗爲江西參議時夏相方以權焰爲縉紳所輻輳吏于其鄉者皆曲意取容先生獨漠然不顧蓄憾特甚會考察遂以意諷吏部

考功懼拂其意而外憚公論姑以不及調先生迨疏入適出內批以不謹罷時年纔三十三也

趙雲翔字元舉號壽峯平陰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陝西參政太夫人年高疏求歸養撫臺梅公固留不可會丙戌大計言路有忌公者臨期竄入其名有詔賜罷而公已解組歸矣制府郜公聞之大憤曰以趙君之賢中考功何等法也疏訟其寃詔下按臺核狀未報而朔方兵起諸大夫將以邊才薦而公病困遂不起矣

陶參政大年嘗以憂歸時考察方面官公故所論主盜某子甲業已脫罪其子且貴爲京朝官欲甘心公諸勢家爲公所抑不得逞者比而傎公相率爲飛語聞遂落職報至公曰吾不能蔽法以貸其父宜其子之雠予也是時封公尚善飯比部君已舉子鄉人有惜公解官者公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吾視解參知綬直敝屣耳且修業而息之是在吾子

王錫爵曰分宜之敗也其黨有同里而別籍在室而操戈者惟故少司

寇萬公虞愷獨持平語于向背反覆間或曰嚴世蕃不叛第其穢墨亂政自値一死不足更引他法以坐也嗟乎使皐陶奏讞當有易斯言者乎而言官會有所受遂深文擊去公矣夫公不幸生嚴氏鄉炎火炳蓬勢自不分菌桂顧其生平一介之守垂橐而出垂橐而入此亦豈夜行鬼瞰日星視指所不及者今併此污公而公又長者默默受污而去痛乎鄧少宰之訟公寃也盖儒者當息怨得失之交眞睪乃見有逐臣棄友一不快于公論則誶語惡聲狼籍私史以公之處謗觀焉而古今人情世道可概見矣

楊實字誠之鄞縣人以舉人爲安福訓導縣官歲行鄉飲凡耆老無賢不肖以名皆與公曰此非制禮意也乃命諸生聲具不德者黜數人尋巡撫大臣道安福耆老被黜者乘間以他事中公遂落職諸生訟其寃不得繼以泣巡撫亦頗悔之次日諸生具狀聯署將復走愬公止之曰使吾無愧二三子者足矣官得失命也

前言

崔公銑曰名是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小人其心君子其節故張商英忤蔡京溷黨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故長無垢師宗杲廁儒林矣後之視今其有類是乎奸人已得富貴故立一節以自異偶以幸遇而竊名者蓋多有之

王文肅公曰官亦自不易往來多費多議論多此三多種種纏人今又益之以翻雲覆雨千幻百化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此言不可不三復也

又曰王少方隆赫用事時舉意陶冶吐口蓍龜豈知一敗後若斯之烈也此以投杼新相不過失官彼以入幕舊賓錮及子弟得失較然此亦可以解頤矣但目前破罐當不得千槌萬敲我輩此時若隨衆打死虎反傷雅道不若竟付之忘言耳

又曰今公道觀世界有兩截十年前大臣子以江陵壞至十年後大臣子以江陵寃矣以公道觀人情亦有兩等其巧者東邊說好西邊亦說好謂之忠厚人必以東邊罵西邊西邊亦罵東邊而後謂之氣節矣然

此亦當看人鬼關如何如青天白日果無可疑罵倒十年前大惡扶起十年後大寃又何害此可發一大笑也

又與李贅愚撫臺書曰方今之世下官攻上官以爲名上官媚下官以爲厚卿宦脅有司以爲威有司又脅卿宦以爲巧眞極亂世界吾臺不幸而處此且歸之數耳

又與友人書曰華膴通顯天之所制天子之所操今此兩大權者皆倦勤而聽之人矣人聽之吏部吏部聽之司官司官又聽之各部各司各部各司又聽之一二失職下遷而日夜冀天下以非常老丈以爲四衙門果幸華膴通顯乎人不憑藉不入其幕且朝青雲而暮黃土矣僕不敢輕天下士經術孝廉豈其無人而要以柔心弱項立乎氣使威喝之間勢且折而入之嗟乎天下皆醉誰其獨醒我輩所恃者頭上有天日腹中有肺腸耳丈所日記九十四事與推轂四公皆不合錯走遲路請翻身入利齒叢中價高百倍而獨恐丈等不肯作此羞面對人已矣尚復何言

又曰吐握集思蓋嘗日夜以此相勉而今一二躁競之士所責望于當年者非吐握集思之謂也且計欲使衆人盡悚而己獨親衆思盡詘而己獨伸使政府能依阿其間則吐握施二三人而千萬人之譽歸之矣不能依阿其間則吐握施千萬人而千萬人且詘而從二三人之毀矣然依阿亦有何難而事有必不能依阿者如推轂建言則論某人決當爲某官而不念某官之無缺主張時事則曰某事決當從其策而不念其策之已陳又如子弟入場其相爲己謀則自當爲求進爲人謀則自當避嫌疑一般事體據昨日言則自當主和今日言則自當主戰如此衆思是可集乎嗟嗟大臣以此得過誠亦甘心顧不甘遂承爲盜賊耳

又與沈鏡宗侍郎書曰教中論異時不論是非嘉隆間蓋有之矣然彼之所論同異者同則進異則退而今之所論同異者同則退異則進且非獨于此也同而退矣則曰何不遂擠之深淵異而進矣則曰何不遂升之青天又非獨于此也退而深淵矣則未墜者懲于既墮者之得禍而旋改初心進而升天矣則方升者慚于未升者之見嗤而愈挺喬險

嗟夫此有異合從連衡之世乎天下事無不可爲惟元氣之壞則不可爲生勸長寮以靜待之此不佞看定事機決然至此老丈但可爲朝廷社稷者忙而不必爲同志憤嘆也

又曰大抵今之失意者見有一二可否兩端之士未在位則虛張我之聲色使之懼而不來已在位則姍笑彼之異同使之媿而欲去嗟嗟使當世豪傑虛心彼我之間不必爲彼用亦不必爲我用是皆曰是非皆曰非天下豈有一事哉今少年不過求爲我輩罪輒先期洶洶號于人曰某斥矣某遷矣及期而不斥不遷某語皆不驗無以自解則又洶洶號于人曰某我爭之某某而託之懼而不敢動耳凡廟堂分毫之過極其形容而分毫之美盡行掠奪嗟乎我輩之難爲君子也大臣承晉楚之後拔淹舉滯開誠布公聞一善若驚見一士若賞斯亦無負于天下矣若盡古人奇事行之則招隱以三徵七辟待賢必以一歲九遷則是率天下以高名爲市而有志有耻者必且竊竊唾地而不受也

往行

張公繼孟家居揚方伯守魯既第筮任揚州府推官瀕行候謁請教公謂曰只要做得人好不論做官做得人好時充軍也得爲民也得夫當後生筮仕初即爲此厲語不爲忌諱楊公亦終身佩之不眞爲不吉語古道如此年八十卒卒之日至無以爲殮

馬端肅文升久在事以直道爲時所忌困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其左侍郎焦芳鄉人也而覬之會楚人熊繡爲兵部左侍郎文升推之總制兩廣怏怏不欲行流言聞于鄉人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不任文升再疏乞歸報許而御史王時中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皆賢者相繼亦懇歸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

大宗伯徐公學謨嘗守楚郡瀕行詣西苑辭分宜分宜飲之酒曰爾知領郡之因乎徐公佯曰不知分宜曰馮侍郎不肯上陵爾執之是也奈何以此作眦睢報徐公曰某自奉職無狀郎官領郡分也何敢尤人分宜喜曰此老成之言前吳宗伯大怒馮侍郎詈其坑爾我解之曰官至

刺史亦榮矣今于徐郎還格誠詘而刺史豈坑人官乎吏部故事凡兩司以上或來稟白者州郡官徑自還除耳吾實不知不能爲爾出氣力殊媿之也第吾見今後生負恩者不少曩爾等七人在內閣辦事唯嚴杰吳國倫得吾氣力最多始爲進士當外補吾提入爲中書爲中書纔兩歲吾又送出被選得一科一道今皆不自重坐失好官嚴杰第不知事吾觀吳國倫所作平平耳乃自誇蓋世無雙何也因問近此建安七子者爲誰有一郎同在坐者歷數某人某人屈指至余曰德分宜曰此江西人亦會輕薄耶郎曰余曰德只作詩不輕薄也分宜笑曰江西人果不會輕薄乃睨徐公曰爾吳人能詩耶徐公曰不能分宜曰不能詩亦省輕薄之名此行勉之

朋黨

前言

崔銑曰小人之害國家莫甚于引其黨小人事敗而斥其黨乃復蔓延而升復怨愈棘積禍愈深宋王安石之徒是也夫小人猶虎狼也見肉

必噬至骨而後已其心猶虺蛇也遇人必施其毒而益怒非恩可結禮可服也宋人調停何愚哉

又曰王者之政公與平而已故不公必生異心之民不平必成告詘之習三代而下漢有鉤黨唐有牛李之黨宋有洛蜀朔之黨皆起于季世闇君政陂命亂焉爾方其盛也君相明忠風化渾朴賢必上佞必下道所共由怨無自作其衰也上不之省乃朋小人以與下讎于是一黨一藩各因類聚或犄或角皆尚力競漢之黨基于和安之代竇憲梁冀之敢僭楊震李固之受戮君子私憂邦殄思以直躬清議而存之唐之黨積于德憲之際陸贄裴度之外延齡鎛吉之寵小人闚視權利立交傾軋宋之黨出于熙寧元祐之相承安石惠卿之售奸諸賢之投劾而遯學者護守業術推量勝負宦豎憸臣各乘鷸蚌之持以肆漁人之取夫漢之君子忠昧于時所謂知進而不知退也唐小人貪而忘其軀所謂安危而利菑也謂漢為黨是罔之也謂唐為黨是譖之也小人利成則爭賊其腑臟而恬何黨之有宋諸臣如洛之道蜀之文朔之節可觀世

矣蓋若獨夫其有以服乎人者之心也易曰同人于宗吝其可得免乎夫達于天命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道舉而措之民而宜之之謂功異載同制之謂教曲涂隘巷求端輿揖強能獨知期合契符末之或濟也黨碑樹立金虜蹂之逮其南渡茲風愈熾士議未一宋社已屋夫忘國之大讎字訓是辯合吾之固有師承是專卒流于空談靡考于實績孔孟之道猶老莊虛無之誕嗟乎政之偏也始于快己終焉誤國小人之害不與是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王世貞曰朋黨之說蓋自古有之曰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勢也亦理也歐陽氏曰小人無朋以爲朋者僞也及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以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蘇氏復爲之續曰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

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歐陽氏之說則慮君子之黨見疑于人主而求所以釋之蘇氏之說則慮小人之黨見疑于人主而求所以勝之斯二說者皆得之而未能盡者也凡爲君子而純者必不爲朋黨者也曰夙夜有懈以事一人而已曰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已凡爲小人而純者亦必不爲朋黨者也曰見利則趨利盡則散而已其爲朋黨者有之不純乎君子與不純乎小人者也不純乎君子者有君子之節而不能盡去其累所謂累者三曰近名曰好勝曰快心士固有批鱗蹈刃出萬死而成其是者一念之名根未除則士之務爲可喜可愕者入之而爲黨若東漢之三君八俊八廚八顧之類是也宋光寧之際賢者亦近之曰好勝其人雖跡爲君子而一議論之不合則各持此之是以求伸爲其徒者傅益之則摘彼之非以求其屈若宋洛蜀朔之類是也而唐穆文之際不盡賢者亦似之曰快心則忿小人之爲奸與其黨類之貪狠橫甚至冒酷吏之法而剪除之伏機反中其禍綠身而及國若黨錮諸賢于宦者是也不純乎小人

者三曰無君子之實而慕其事其心乃欲得小人之利而已唐之八司馬者其與伾文比而驟貴則非其欲奪中人之權而革貞元之政則是此不純小人者也以小人之爭起亦以小人之利合而時時見君子之行若德裕之政術僧孺之卻賂栖楚之直言此亦不純小人者也二者皆易察識者也若乃陽竊君子之似而陰用小人之術以其可喜可愕者中君子之好而愚之其君子幸而覺則彼得持君子之疏而投之禍不幸而不之覺則君子亦浸淫與之俱化蕩而無所歸陽則以其似而收天下之譽陰則以其實而市天下之權緩之則肆然而來以與君子同其進急之則忽然而匿不與君子同其退又急之則甘心爲婦寺之吮舐盡棄其故而了不之耻此于古或有之我未之見也凡朋黨者先王之所不能廢也而恆示之戒其于朋也爲書之像形也若風之襲羽而弗克正也故書醜淫朋易美朋亡

又曰君子羣而不黨而歐陽氏若以爲善而汲汲乎求白于人主者何也凡君子必無朋黨君子而不純者有之然多勝勝則足以憂則君子

而傾人之國然至于能奪天下之公議壞天下之人心者則未有過于陽竊君子之似而陰用小人之術者也

王文肅公與隆五台尚書書曰今日趙宮諭到灣遣人以書來僕答之云僕之妄庸端仗老兄指教如欲使我操戈甲許唾面揚陛以順驕臣之心而青詭問之吻則不佞雖髯如戟決不能臨老作兒女態也夫吾輩同心而後可以格心賣友則必至于賣國門下試讀此書則僕之取舍可以概見今朝堂若爭清白未必皆小人惟是一種議論朝夷由而暮盜跖則最可駭笑不佞局外之人止辦梃心直口中立是非問耳

又曰黨風中人最深最錮最難轉移輩少年來見弟謂曰我平生不喜佞人今卻以囫圇人品還諸公諸公亦當認零碎過失還我即近日事言者固過矣而諸公抵掌露齦將此得意事懸鼻間豈不可醜滿盈之狀已動乎四體僕不憂其進而反憂其退也

又與許甸南給事書曰來教所稱世道人心總脫不得乾坤陶冶與六籍九經之磨勘樵夫漁父之閒評公如有志聖賢之學則請汰而忘之

惟傀儡場中線索在手盡姑先其近且顯者如政稅何以清衰爾何以補以此之實御彼之虛而天下事或尙可爲也兩頭雙面儘容爲我輩不嗜名不圖利者之用第以施于發謀舉事爲害不淺今外權漸盡移中貴而朝廷且生輕士疑賢之心勢重必反公冷眼看之謂何如哉

于愼行曰宋神宗問君子小人之黨滕甫對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必蔓草非松栢也予嘗以其言驗之古今無不符合然要其所以又自有說君子何以無黨無所用之也進退決之禮義用舍聽之君相浮沉付之命數建樹度之技能故職業相與則同心共濟出入相友則同道爲朋非有固結之歡唇齒之援也何以黨爲小人則不然利害得失之念日滑于方寸之中而立身行己又無牆壁可恃一時無所附麗卽如蛩蛩距虛相離而不能行也使之無黨安可得哉且如松柏之幹亭亭直上自足干霄不必傍有支撑方能樹立若乃藤蘿葛藟無所攀援則委于泥沙不能尺寸以此知小人之黨其勢然哉嗟夫丈夫七尺之軀戴員履方奈何不爲松柏而爲蔓草哉

又曰牛李之構黨也人主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此雖無可
言可之辭而事理有實者言河北之賊有據言之勢可言之人黨有分言
度心言河北之賊有實者言其為賊賊尊非而易辨二賊言之之黨非小人言
紀綱法度易知而難行也若夫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非建其有極孰能為之然有故焉黨何為而成成于私私何為而起
起于利利者得失之心也有得失之心則愛憎之情入有愛憎之惑則
恩怨之迹明有恩怨之分則勝負之形立有勝負之較則傾軋之機出
矣原其所自不過一念之得失而使士類荼毒宗稷丘墟禍亂一成不
可復救故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又曰李德裕對武宗曰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
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此數語可謂盡君子小
人之情狀矣嘗以是語推之特立不倚非但不失之己且不失人何也
無所倚則無恩與怨無恩與怨則無所怨其好惡而大公之道立矣有
所附者雖可以樹羣亦可以敗交何也其人可附則就之惟恐不亟其

人不可仗則去之惟恐不早非其性薄也不能無所趨則不能無所避其勢然矣嗟夫正人君子豈但自無所倚亦不爲所附女蘿施于木上自榮自枯而松柏無心焉爾

馮公琦上山陰王相公書曰元子出閣遠近騰歡人但知數年苦諫不能得今乃以調停得之不知激發上心潛消異志今日得庸其調停者正是疇昔苦諫力也大典既定則議論亦可小休而是非互持紛紛不了前既以羣言策免元宰今又復羣然而起則用舍之柄不在朝廷而在衆論此其勢必不能得而在上者不務饜服天下心但欲杜塞其口其勢又必不能止上下相爭相激殆將成黨錮之禍而國家受其弊天下事平心公道便自可了而兩端互執相持成搖用題目作文章因文章生題目譬如稱物莫肯平衡此昂一分則彼增其二彼昂其二此增其三畢竟不平何可已且上有政權下有公論不務純意國事常假借而用之卽有意有意卽失平用政權卽政權壞用公論卽公論壞上與下兩疲而中貴人持其兩衡異日小臣欲求內閣持一政不可得大臣

欲士大夫建一言不可得則今日之所厭恐更爲異日之所思耳
又曰今天下邪正消長之機極可畏正人君子惟靜應以鎮之若使者
居欲去去者不來消得幾時正人立盡小人乘機進取無復顧忌士大
夫持兩端觀望者皆就彼一途則萋菲之黨相慶而鴻鸞之跡如掃矣
愚意君子在朝猶可撐持世界但不隨不激安坐以待事之變則彼亦
無如我何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子處靜持重則小人無所藉口以起
彼此稍定白黑自明賢不肖自形如張遼處亂軍不爲亂者皆坐則爲
亂者立可得而遲疑未定者皆不敢動處小人惛恢之時亦猶此矣
又曰昔之是非可分而不可分今之是非而未嘗分天下是非不分正
坐欲分耳假令百司各守其職各效其用賢不肖自明白黑自形今事
欲區別人立同異宰執數易大臣進退白衣蒼狗何其亟也班孟堅有
言哀平之際禍福速哉世議亟變則世事從之宋時嘉祐以前其變緩
元祐以後其變速以古揆今大可畏也
又曰長安棋局復爾紛紛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同于我者異于我者皆

不能正也憂之則如理亂絲違之則如觀聚蟻誠爲至論憂其亂而愈擾任其聚則自散此議不立彼機不生有機則爭興爭興則黨立孟子以爲性善荀子必以爲性惡楊子必以爲善惡相混然後知子思善立言也于論往來必合而涉世則精矣世態多變口語易傳惟寡交游愼言動可以自全

又曰建儲之議廷臣幾百餘章皆不報而禮部諸君遂無一人不單奏者趙考功計典公而太激事當處之不爲無意假令一二論救亦不爲過而數十人連翩上奏備極詆訶則幾于黨矣趙雖高品終是郎官豈有處一人而盪朝傾動之理蓋此事宜救不宜多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也從此又當一番局面蓋自甲申之議起士大夫角而爭二年始息今歲事頗似之十年必復倚亦天道乎大抵于不言而言始貴貴而始有言者言必處處而復言而天下亦遂有言之弊懲于言而言始賤矣

往行

汪尚寶文輝時以工部主事改雲南道御史公既居言路益思所以自效而會新鄭修故相徐華亭之郄諸門下客懷觀望日媒蝎之爲釁端公心虞新鄭內傷于所恃而外中于浮薄之口乃上疏專責言官曰臣觀今日臣工競務標榜險陂交傾大非濟濟師師之誼且墮國體夫言司封駁職糾劾固將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者焉有己不正而可正人者哉臣每追思先帝末年委任大臣夙德重朝端衆賢和庶位始以一二言官見廟堂意見稍殊猜疑一生嫌隙遂起觀望之徒窺其所向而攻其所忌且勢無常盛情亦隨之或向或背態變于終朝乍賢乍佞評更于月旦倒置是非熒惑聖人所以致二三者俊進退不一其中又有鄉里故舊意氣孰成者臣愚以爲此非大公之心也臣每見正人君子論事理辨人才正釁息弊時有指摘聞者愧屈非中無所爲而大義之足服其心乎夫前事不忘後事之鑒使今不知謹而復踵其弊臣恐傾陷成風消息迭勝邪正混淆忠詐莫辨于宗社至計不深有可虞哉昔宋元祐之事始也以君子攻君子卒使小人投間排衆正而階

禍亂千古覆轍奈何不鑒故分正邪戒觀望爲言官第一義次曰謹修陳戒紛更曰愼糾劾戒苛刻曰平意氣戒護短而要歸欲大臣戒失履之厲勿用希旨之人勿令中傷善類以自累疏入新鄭嗛其異己而爲華亭游說竟出僉憲寧夏公雖去而諸翕翕訿訿之議竟沮事在穆皇帝辛未春

內臣上

前言

李賢曰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于國家者不爲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嚴或納勤心忠有所裨益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奸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捍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鴻鴈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僇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愼恪勤匪懈守祖宗之法絕外人之交果能取法于前人興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載之方册傳之萬世後

之人仰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如此則播令名于無窮豈不美哉

王恕疏曰祖宗訓條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前者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年監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于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前日遞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爲濫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爲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

孫仁疏曰雲南自古羈縻之地而不通于中國之法蓋其犬羊之性順之則臣逆之則叛勢使然也故求大治者肇大亂之基置不治者乃深治之法雲南在今日可謂大治矣臣竊以爲可憂者彼力耕火種非深耕易耨之區背負肩挑亦無舟運車載之利自食其力且弗堪矣而況管轄之司密加羅網賦役之法繁于中州可耕之地盡爲軍衛之屯不毛之居尚供縣官之賦且夷民不親官府不識錢數通把火頭之科取

一倍不止十倍里長保家之包納今年並指下年人弗堪矣而況土官
視爲外府取利不遺于錙銖流官思係邊方歸計務盈于囊槖捕兵之
邊未見賊面而各寨傳食一空捏害之俗概指賊跡而平民償贜數倍
又不堪矣而況總兵之莊戶不遺于下邑同宗之長幼亦擬于總兵大
管小管之需索公家僅取乎虛名豪軍豪民之冒附重差獨歸于下戶
又弗堪矣奈何而又重以鎮守太監之擾乎甘言悲詞之求討上之所
予者未一分而下之所取者已十分軍官伴當之催收公之所入者或
二倍而私之所詐者亦一倍總兵官有莊田爲世守也而太監亦有莊
田受人投獻果何爲乎朝廷之歲入止千金念邊民也而太監乃歲取
柴薪等項折銀至十千獨不念乎此固以爲舊規而不疑也然豈聖明
之所有乎又況把持商稅包占漁戶私占土官之賄遺餂索官軍之笞
賀尅落寶石之官銀採取大理之石器強奪民田妄追子粒廣修宮觀
擅立生祠以民田爲供香火以官銀爲折馬料習以爲常而無所忌此
豈聖明之所與知乎誠大不堪矣夫夷性本無常而縛之者文法太密

土地本無出而取之者門路太多討日以窮亂日以長今日掠某旗明日掠某寨擒之旋叛勦之愈熾前日安銓鳳朝文之變今日嶍峨蒙自之賊患已形矣若其人可以漢法繩檢多官鈐制古聖王之智豈不及此哉夫今不圖寬恤恐九重南顧之憂無時而已也茲遇陛下將太監杜唐取回并以違法科取等事通行會勘革正以蘇一方之痛使獲更生夷民易感不勝歡頌但人防飽虎去而餓虎來僅存赤骨又將無遺髓矣夷民易惑又不勝驚懼臣切惟雲南鎮守非洪武永樂之舊制始于宣德間之權設然亦不虞無益有害流弊之至于斯也雲南雖係邊方有黔國公世守其土已足為朝廷腹心之託非他省比也又有巡撫以總之巡按以監之三司以領之諸軍衛有司以承之責各有歸事無不濟鎮守太監誠得已之冗員也夫官多民擾其在中國猶以為病而況邊夷乎況近遭安鳳之變被災者室廬未復接濟者償負未償值此盜起用兵之際民已不堪命矣而又可以此重困之乎縱使安靜行事不襲前弊然奔役之勞供役之費已不貲矣況未必然乎乞追復祖宗

舊制憫念邊徼殘民將續差鎮守太監暫且停止姑俟數年安集之後
再以議增未爲晚矣
韓文曰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昨歲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劉瑾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菹醢何補于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竊觀古閹臣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變是其明驗今瑾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此輩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

林後曰昔元政不綱奸臣擅柄羣雄並起我太祖奮迹民間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憲宗孝宗累世憂勤以保天下至難也不幸孝宗上賓以至完天下付我陛下當時顧命之言審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臣劉瑾也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三王之治陛下倚任劉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陛下爲太甲爲成王面欺腹誹而目斂無所不至陛下未察也干紀奪柄自古奸邪弑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陳弘志劉克明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如劉季述如韓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劉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謂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秉皇帝之權陛下朱姓朱皇帝劉瑾劉姓劉皇帝也陛下時不視朝劉瑾西南向倨立鴻臚寺各官叩頭而題奏某部與某勑某酒飯皆其言語各官起身鴻臚喝向東作揖故謂陛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夫高卑以

陳貴賤位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作福臣無有作福君作威臣無有作威臣作威福福則僭僭則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爲天所立不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太子爲帝之副雖帝所立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內臣得並稱皇帝哉朝著之間得受諸臣朝見之揖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得特謂之將矣國家成法制于太祖遵于太宗至精密也劉瑾盡取而紛更之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祖宗耶大臣擇于孝宗至當也劉瑾盡誣而擯斥之劉大夏最賢禍最大劉健謝遷馬文升韓文楊一清許進馬中錫又賢禍又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僅以林瀚俟命獨存是明不及我孝宗故與孝宗抗也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其父耶太皇太后皇太后時被離間使純懿之主母忍下家奴之色受其挾取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祖母母耶故事皇太子未舉舉未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爲根本慮至深遠也劉瑾讒間榮王徑遣之國致陛下于孤立中外人心無不爲陛下私危者

陛下未知也劉瑾又傲視榮王挾取其物無所畏忌陛下尊爲天子容
制于一權官不能庇其身與其叔耶藩王金枝玉葉陛下同潢派者也
劉瑾吹毛刮垢日恣索害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官不能庇其族
耶劉瑾安受皇親夏儒之跪拜呼呵叱宅無異市兒重索其金陛下尊
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官不能庇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勳則親與都督
等官皆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唾罵驅索任情中傷今日
繩其弟兄明日繩其子姪又明日勒回話勒閑住勒半俸又甚則不顧
鐵券之誓平江伯陳熊身發充軍手下人發梟首致陛下盡失勳戚之
心內閣九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朝廷之股肱耳目致太平者也
劉瑾誅求凌侮極力嫁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枷某死又明日發某爲民
充軍又甚則已死之都御史錢越忍心種禍抄沒其家出差之都給事
中許天錫尋事嚇財迫令自殺致陛下盡失文臣之心二十四監或歷
事累朝或守禮識事陛下之侍御左右與劉瑾同輩行者也劉瑾敗羣
傷類廢置由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甚則王岳

之賜死蕭敬鄧原麥秀扶安丘聚之閑廢罷黜致陛下盡失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起艱難或由勳績劉瑾故阻其替襲難其比試今日調某衛明日降某官又明日充某軍致陛下盡失武臣之心屯田將無而作有稅糧既兌而重徵法令煩苛搖手犯禁官校連絡觸眼無分如龍舟競渡楚習俗也則張大其事竟籍其家服器過侈吳習俗也則張大其事又籍其家使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致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且一家之爲財易足也劉瑾括盡天下之財富于內庫非欲爲逆暗邀人心何聚財之多若是耶一家之居爲屋易足也劉瑾蓋盡關防之屋多于內府非欲爲逆屯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爲馬易足也劉瑾畜盡西北之名馬非欲爲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議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爲張永所阻奏將京軍官校隨回發掃爲張永所阻信有之是劉瑾之叛逆不待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陛下未知也臣聞京師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兩直隸山東河南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臣未詳也廣東廣

西福建盜賊之起曰由劉瑾指差查盤剝削匱竭之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由劉瑾指差勘事剝削匱竭之致湖廣盜賊之起由劉瑾兩差計處備荒索銀十數萬兩剝削匱竭之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夔保藍五等盜賊之起由劉瑾之革撫民播州安寧夭苗等蠻賊之起由劉瑾之庇楊友及剝削匱乏之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土夷縱橫盜賊充斥亦由劉瑾多方誅求剝削匱竭之致而前日官軍亂遼東今日官軍亂寧夏賊殺守臣僭立安化明以劉瑾專權自恣動搖中外所當其誅焉言是劉瑾卽未及反逼天下人已盡反矣夫世道治亂係綱紀係人才係風俗今綱紀盡壞人才大壞風俗又大壞猶敢矯誣謗毀謂亂起孝宗至頒之詔旨謂欲振起綱維剗革姦弊曾不思孝宗聖仁寬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周成王宋仁宗不能及也謂孝宗手致之治不及劉瑾手輔之治何前之大治今之大亂也臣子爲君者諱孝宗誠不及猶當曲諱況誠聖治敢誣而毀之耶且劉瑾淫毒慘酷羅織害人如邊糧虧折鹽課拖欠自有官攢竈戶今卻追巡撫巡鹽枉

道囘家頓宿驛舍自有杖罪正律今卻發爲民枷號死罪罰贖之米不過五十石今公罪免科卻罰一千石五百石是免科之杖反加贖死二十等一十等耶公罰及身死贓物追及子孫古有之耶濁官取受不能盡無然一二十兩三五十兩至一百兩亦極矣劉瑾取受始卽三五百兩繼卽一二千兩繼卽一二萬兩又甚至十餘萬兩少違其意應手卽禍以致鎭守司府等官盡平生而易節竭阿奉而逃刑貪者如餓虎廉者如乞兒至于取受之廣無貴賤貧富大小無不被其害劉瑾處事率多類此臣久處林下未能盡知陛下試許廷臣直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疎遠之言未足深信伏望陛下少霽顏色將臣奏面請兩宮面質皇親府部文武大臣各監老成內臣各科道部屬郎署等臣各守衛團營官兵各坊市細民一不如臣所言臣甘欺罔重罪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無讎怨劉瑾斥逐正人朝野爲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無名奏內廷之時明對諸臣許臣忠義及今又有巡撫之起臣宜以知己爲報顧若操戈而入室者臣受三朝厚恩誠不忍坐視天下將亂宗社將危而

不之救昔崔洪薦郄詵詵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祿山薦顏杲卿杲卿討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公論忘宗社至計哉伏望陛下獨奮乾剛大義割愛公處劉瑾以天地謝祖宗謝天下重處臣以謝劉瑾則大逆以去大亂可平又曰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睡起早一疏爲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託齎進無一人可託寫本相對飲泣及赴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府膳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塵宸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爲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爲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辦也昔叔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閹寺國爲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之臣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旦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有闕文春秋

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知永請討瑾之後曾請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别宮曾請陛下撤行宮回內宮倚三宮爲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如其未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舉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無過耶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而致專託瑾而致亂顧瑾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兼託保無瑾繼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窺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

正德十二年王公瓊疏曰刑部咨送鎮守太監黎鑑奏要比照張詠余慶事例乞降特勑管理詞訟一節查得先年各處鎮守太監並無接受詞訟事例正德二等年太監張詠等受詞害人正德五年荷蒙皇上明見萬里查革改正悉照祖宗成規行事今太監黎鑑不遵原奉勑諭奏

要照已革新例特降敕書兼詞訟設若准奏天下鎮守太監必來比例
具奏是弊端自黎鑑啓之係干更張關繫匪輕刑科論其故違不敢隱
默本部執守舊章豈敢阿從合無請旨切責太監黎鑑令其恪遵成憲
安靜行事不可聽信下人招權生事輕啓弊端其地方詞訟問斷不公
遵依祖宗欽定憲綱聽巡按御史幷按察司官舉劾拏問若又不公許
被害之人依律卽時赴京伸訴
孫公懋曰傳聞織造太監史宣與沛縣官奏討尋奉欽依將主事等官
王鑾胡守約等拏解去訖臣聞之初尚驚眩謂胡守約必有遲悞御用
重情陛下因史宣之奏赫然震怒而有是勅隨訪得史宣在途酗酒作
威肆行兇惡所過軍衛有司驛遞巡司衙門每處索要茶菓分例或逼
取折乾起關等錢多至百六七十兩少亦不下百三四十兩又且聲言
欽賜黃棍專令打死官吏勿問隨路凌辱指揮知縣等官及嚇死宿遷
主簿孫錦打死泰州船戶孫富人民逃竄雞犬驚散風聲氣焰有若雷
霆道路傳聞莫不震駭計其所獲動盈千數流賊之害不慘于此及照

史宣織造有年貪虐日甚若折收下程索要水夫月錢贓賄之入亦動以千計南京軍民痛恨入髓史宣何人乃敢公然不遵愈肆凶暴一不滿欲輒行搆陷職官若王鑾等果被中傷則凡各官聞風畏懼莫敢誰何何禁令之足行邪臣切觀憲廟太監王敬帶令千戶王臣江南爲害該巡撫官王恕奏其罪惡當明正典憲今宣惡浮于敬而又帶領使臣脅成助虐若宣者眞謂當道豺狼也陛下明足燭奸仁足保民而忍容史宣之惡如此邪況各處皇木續至若不爲慮臣恐沿河軍民無以自存人情洶洶易于生變若宋朱勔以花石綱擾害江淮卒致靖康之禍今日之事安可恕而爲細故哉惟陛下惕然深思超然遠覽即將史宣置之重典王鑾等復其原職庶使刑政允當人心稍安而禍變可息矣

汪鋐曰看得順天府宛平等縣軍民等籍淨身男子王堂等三千五百一十五名連名奏稱各無歸處乞要收用一節爲照古者大刑有五其一曰宮而成周酒人漿人醢人染人之職類用奄寺蓋先王不忍以罪辜棄人而復收恤之以藉用其力我朝內府監局掌以中人悉如周典

而自宮禁例至以不孝論死其欲保全人道正先王以生道殺人之意
但宣德正統以來宦臣收入漸多及武宗之世日益昌熾錦衣玉食之
榮上擬王者爲之弟姪者往往坐獲封拜而蒼頭厮養亦復紆金衣紫
是以閭閻小民朶頤富貴往往自殘形體以希進用當時收充海戶者
幾萬人歲糜月糧不可勝計恭遇皇上御極裁革殆盡數年以來飢寒
死亡日漸凋耗即今見在者不過三四千人今王堂等私自淨身雖于
禁例有違但自經裁革以來無所棲泊王府功臣之家既不敢犯法私
用民間又不敢違禁隱藏以致上無富貴之圖下無衣食之計流落狼
狽凍餒切身甚者胠篋穿垣以圖口腹及其求食不得則又糾朋聚黨
叫號街衢擊皷排闥控訴苦楚皇上蓋嘗數下驅逐之令示之極刑旋
去旋來愍不畏死是豈得已之情哉臣等仰見皇上嚴爲此禁確守不
移正以監先年旋禁旋收之弊不爲目前苟且姑息之政于以保全人
道于以消弭禍患憂深慮遠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乃今復奉明旨依
擬收用豈皇上之得已哉蓋是天地好生之德欲使天下無一物不得

其所無一夫不被其澤耳但今日之收與前日之禁似相背馳未免復蹈先年旋禁旋收之轍人見令之不信無所畏憚則覬覦富貴之念未免復萌而殘毀形體之事自不容已殆恐今日收用一千則明日民間又復增淨身一千矣今日收用一萬明日民間又復增淨身一萬矣令之不信雖嘜釘嚼鐵無補也且該部原題謂見在者不過三四千人今數幾至一萬以萬人而聚食于一處升斗之糧不足以滿其欲勢之所至將若之何況復源源而來有不可限量者哉古人有云蝮蛇一螫手壯士急解腕蓋言忍痛以避毒也若姑息一手則其毒將遍及于一身不可救藥矣伏望皇上深思遠慮斷自聖衷勅下該部從長計處設爲良法以散其衆不急不徐務使人之必行禁之必止消禍于方萌弭患于未形斯爲善後之圖大聖人至仁至義之施也

毛鳳韶曰官多則民擾十羊九牧莫保其安而况望生息乎邇者陛下詔革冗官山谷愚民亦知感泣臣謂革冗安民當自鎭守內臣始蓋國初無鎭守以各省有府衛有三司有撫按可不用矣永樂間設遼東固

原山西三處後乃添設二十一處又有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等項民始不勝其擾矣陛下總攬權綱深念黎元如織造太監張志聰一經論劾即取回京此前代所無也今各鎮如故供給之繁差役之苦不可勝言況安靜行事者固有而生事害民者尤多在各邊者軍糧則加及弁舍在各營兵糧則侵及軍餘黨附羣姦分投四出凌轢有司荼毒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臣願陛下獨斷不疑一復國初之舊將各處鎮守并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各太監速取回京以昭陛下仁惠之治

汪循曰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軍容安署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蓋奉行詔書內事理也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臣愚以爲陛下不欲裁減內官不必形諸明詔既已形諸明詔必以內監濫設爲可革也可革即革何必復查當裁決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令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可變法亦不變山不可移判亦不移況陛下即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爲詔書頒示天下宣布四夷中外傾心臣民叩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即

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羣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非但出自陛下側聞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衙門庫局爲然在在有之但管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天子私臣聲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鎮守典兵抽分倉塲錢穀之司其害爲尤大也其害不止百姓不堪怨言生于下則災異形于上有自來矣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臣民失望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承文武之業聖人美之稱爲達孝且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承之先帝而傳之子孫者也今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先帝已爲之事承先帝未行之志自有祖宗之法度則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具載皇明祖訓昭昭可查也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間事例則悞矣英宗皇帝英睿之主仍襲洪熙宣德以來輕改祖宗法度添設中官寵信太過以致王振售奸吉祥不軌聖躬蒙塵幾危社

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爲鑑而不可以爲法也明矣